

全世界的钱不可能都是你家的

城点金故事

孙先生 1992 年入市,曾任职多家券商和基金公司,有 24 年股市实战经验。做股票,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。

孙先生最喜欢的两件事,就是国学和股市。而两者,又有不少相通之处。

在孙先生眼里,K 线就是阴阳,一根 K 线要么阴线要么阳线。一阴一阳就是道。想要未来涨的股票,就找过去跌的股票。想要大阳,就找大阴。这些就是国学文化的一部分嘛。就跟白天黑夜、冬天夏天、男人女人这些概念都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,那 K 线必然也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。既然天气预报可以做到基本准确,那么股市预测、股价运行也是可以预测基本准确的。它跟中国传统的 24 节气都是有呼应的。



孙绍波 画

孙先生崇尚中庸思想。讲究在

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适中的解决

能“急”也不能“不急”。这种“中正”的状态是非常难的。拿到股市上来说,就是不能赢了还想赢。又不可能全世界所有钱都是你家的啊。所以要有“止赢”的概念,见好就收。拿自己该拿的一份,其他的,留一点给别人挣挣。

孙先生从小练习武术,早晨起床对着太阳采阳练拳。他喜欢太极,喜欢看《黄帝内经》。中医,就是讲究人体的阴阳。这些感悟如今也都融入了他对股市的理解。太极中有一个推手用语叫“沾粘连随”,是太极拳的基础功夫。“沾连”是主动施为,在居上风时使用;“粘随”是被动做法,在居下势时使用。意思就是在推手的胶着状态中随时随地摸住对方的底,又随时随地协调自身姿态以适应对方路数的变化。

这种状态,是双方粘在一起时一种细微的感觉。要随时感应对方的变化并以“沾粘连随”应对。要达到这种状态是需要一定境界的。孙

先生觉得这个方法也适用于股市,做股票也要“沾粘连随”。心和市场是贴在一起,连在一起的。随时感知到市场的变化,又顺从市场的变化。如果市场跟你想的不一样,没有什么为什么,那一定就是自己想多了。能做的,就是接纳现状,接纳已经发生的。

炒股就是一辈子的修行,因为这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。当股票账户里每天大量进账,每天不断去看账户市值的时候,不断想象市值会涨到多少的时候,就是人开始膨胀的时候。也是要当心的时候了。

孙先生打开电脑,调出 K 线。每一次上扬,每一次下跌,伴随的都是孙先生操作理念的变化和人生境遇的变化。这一把,辞职了。这一把之后,离开家乡来上海了。这一把,买房了。这一把,投资理念投资系统都稳定了。

从 1992 年开始的这根大盘 K 线,就是孙先生的整个人生。
金蕴

城阿姐算盘

只要有过一次廉价团的经历,精明的上海阿姐们就大多可以看出一些低价的门道。不过等下次再看到十分诱人的价格时,仍然会勾心斗角。除非遇上真正的尾单甩货,往往会再上一次当。

为了防止“记吃不记打”,上海阿姐们还是要清楚地了解一下廉价团的猫腻,好好盘算一下。

行查机票价格

一般来说,廉价团的团费大头是机票。一般旅行社提前一个月就成团了。在网上查一下 1 个月以后的往返、转机机票价格,如果廉价团费更便宜,上海阿姐们就要留个心眼了。

比如说一个月之后的上海-巴黎往返机票,印度航空在德里转机的价格最低为 4385 元,不过显示没票,一般价格在 6000 元左右,法航直飞最便宜的 7000 元上下,含法国的团费若低于转机的价格,那显然品质是没有办法保证的。

而如果团费和机票差不多,可

出国游廉价团的秘密

以肯定不是直飞而是转机,上面提到的印航在德里转机就要比法航直飞便宜 1000 元,团费就低下来了。转机通常不会留太多的时间,有的只有 1 小时,这么短的时间内要下机、安检、登机,实在是疲于奔命。

游含多少门票

廉价团虽然开列了很多景点,但绝大多数只是外观,入内参观的少之又少。比如一款德法意瑞十一天的廉价团,团费含的门票就只有巴黎卢浮宫和蒙帕纳斯大厦,其余都是“周边游”,而卢浮宫和蒙帕纳斯大厦,散客的门票都只有 15 欧元。

而能够让上海阿姐“登堂入室”的绝大多数景点则都是不需要门票的,比如欧洲的许多教堂,哪怕是巴黎圣母院、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、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,都是没门票的,需要付费的为讲解器——这时导游就会要求阿姐们参加自费项目了。比如凡尔赛宫,门票+中文讲解器只有 13.5 欧元,

而自费则是 60 欧元/人。而更过分的是,为什么中国人去得最多的卢浮宫长期以来没有中文讲解器,据说是被法国中文导游协会买断了,而卢浮宫的自费中文讲解项目要收 30 欧元/人。

住酒店远且偏

酒店也是旅费的大头,不过一般旅行团只会提前 4-5 天才发出团通知书告知所住的酒店,廉价团由于行程比较赶,通常是住一晚换一个地方,有时直到出团,也不能确定住在哪里。只要不是所谓的深度精品游,住的地方都会比较偏,要么是大城市的郊区,要么就是度假村,因为会比较便宜。比如在西欧,通常酒店牌价都在 100 欧元/晚以下,团体就更便宜了,而如果想住在闹市的话,酒店的牌价要在 200 欧元/晚左右。

住得偏,虽然房间会比较大,景色也比闹市区好,但晚上基本上就没有地方可去。比如在法国,由于廉价团住的地方往往离开巴黎

要 1 个多小时,所以想去红磨坊就不可能了,想像伍迪·艾伦电影《午夜巴黎》中的那样更是奢望。而如果被安排在小镇居民区附近的酒店,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了,因为还可以逛逛当地的超市小餐馆,买点当地小吃、巧克力和化妆品。

食团餐不求好

旅游在外,导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,只求吃饱,不求吃好。餐饮在团费中占的比例并不大,廉价团一般每天早餐在酒店解决,另外两顿一次是团餐一次是自理,如果来不及吃团餐的话,西欧一顿退 6 欧元,瑞士一顿退 10 欧元,东欧一顿退 7 欧元,这个价格在欧洲也能够吃 1-2 个三明治。

去西欧的话,各国的五菜一汤团餐惊人一致:红烧肉、葱油鸡、豆腐干、紫菜汤、卷心菜是标配,而且菜量非常之少,顿顿光盘——这也许也是贴心的旅游社,为了让上海阿姐留点胃口去品尝当地美食吧。

郑海阳

城保险学堂

临近毕业季,“空巢青年”这个词突然间火了起来。据《央广网》报道,目前有超过 5800 万人在中国过着“空巢生活”,其中,独居青年(20-39 岁)已达到 2000 万。“空巢青年”从广义上来说,大多是指背井离乡,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年轻人。

有人质疑,对年轻人来说,“空巢”的状态是普遍而正常的,不应该被打上标签。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享受不到亲情、没有老友、缺乏关心和安慰,成为繁华都市里孤独者的滋味。

其实,“空巢青年”只不过是一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离散状态而已。虽然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自在,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。很多人觉得自己还年轻,没有拖累,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“空巢青年”在出现意外情况而找不到人帮助的时候,保险才是最可靠的傍身之物。

中德安联保险专家建议:年轻人的理财方式往往过于激进,通常只关注高收益,容易忽略防守抵御风险。这个阶段的保险需求主要考虑意外风险保障,以减少因意外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。

对于保险费预算不多的单身一族来说,不妨优先选择意外伤害保险及定期寿险。比如单独购买旅游意外险、交通意外险等。这类保险保费低、保障高,衡量的标准是保额一般应高于年收入的 3 倍。

此外,千万不要自恃身体好就不考虑健康保险。如果不幸卧病在床,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,不妨趁着年轻的时候为自己购买健康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,越早投保,受益时间越久,所支出的保费也相对较低。

陈雅芬

城买房记事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可为什么会有人热衷于费老大劲儿瞎折腾,平白给别人造成麻烦,自己也捞不着额外的好处呢?就好比之前跟我撕出一朵花儿来的房东 2 号,在等待付赔款的这一星期里,还孜孜不倦地向黄 W 家好脾气小妹控诉自己的“悲惨遭遇”,辱骂好脾气小妹的顶头上司“小瘪三”,当然还有我这个“不讲理的乡窝宁”……这思路,也是没谁了。

约好周六一早拿赔款,黄 W 家中介们兵分两路,小哥在银行附近的星巴克门口接我,小妹在中介门店大堂集合房东母女——大概是分别见识了双方的战斗力,黄 W 中介已经躺倒认栽了吧。

拿赔款时又出了么蛾子

那天早上,我踩着清晨的阳光,怀抱着就要拿到赔款和就要签黄皮合同的喜悦,哼着歌儿走到星巴克。隔着几十米,就看见黄 W 小哥一如往常西装革履,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派轻松,手拿咖啡杯出出进进。那一刻吧,我的良心也被哈士奇送回来了不少。人生如逆旅,天地一沙鸥,对银河系来说,谁还不是个过客了。虽然该争取的利益是要争的,你死我活的架势就免了吧。

看我走到跟前,黄 W 小哥赶紧收回目光,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:“吃早饭了么?来来,姐姐请你喝咖啡。”小哥又期待又腼腆地要了最便宜的

一种,我也替好脾气小妹打包了一杯,赶在银行刚开门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,取号排队,一切都按计划进行,除了一直强调“要准时”的无良房东不见踪影。莫非,临门一脚又出了什么蛾子了?

等了几分钟,黄 W 小哥掰不牢了,哆哆嗦嗦跑出去打电话,又战战兢兢走回来,请我稍等。等到号码快过了,好脾气小妹终于领着一脸黑气的房东母女到了银行大厅。乌云盖顶的房东一屁股坐在服务窗口,指着刚要开口的柜员说“你别说话”,然后拿了一张纸举到好脾气小妹眼前,“给不给,到底给不给,不给我就不付了!”

原来,房东控诉了一周“冤

屈”,越想越觉得自己亏本,不知用什么标准计算,认为黄 W 中介应该赔偿给她 600 元误工费。刚才迟迟不到银行来,就是在黄 W 家中介门店为了这 600 元大吵大闹,现在被好脾气小妹哄到了银行服务窗口前,还要做最后的挣扎:“要是不答应给我这 600 元误工费,今天就不付钱了。”

良心发现淡泊名利了一早上的我顿时火冒三丈,想不给钱,没门!也许是看在那杯星巴克的份上吧,之前被房东骂到退避三舍的小哥默默拦住了磨刀霍霍的我,英勇无畏地走上前对房东说:“咱们一边去谈,再闹,银行保安要赶我们出去了。”

李猿儿